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

這回書接著上回，表的是鄧家父女不遠千里而來，要給安公子、何小姐聯姻，見安老翁替姑娘給他的父母何太翁、何夫人立了家廟，教他接續香煙，姑娘喜出望外，一時感激歡欣，五體投地。鄧九公見他這番光景是發於至性，自己正在急於成全他的終身大事，更兼受了安老翁、安太太的重托，便要趁今日這個機緣，作個牽絲的月老，料姑娘情隨性轉，事無不成。不想才得開口，姑娘便說出「此話休提，免得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，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，壞了我師徒三年義氣」這幾句話來。這話要照姑娘平日，大約還不是這等說法，這還算安老翁、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，才陶熔得姑娘這等幽嫻貞靜。又兼看著九公有個師徒分際，褚大娘子有個姐妹情腸，才得這樣款款而談。其實按俗說，這也就叫作「翻了」。這一翻，安老翁、安太太為著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說話。張太太是不會調停。褚大娘子雖是善談，看了看今日這局面，姑娘這來頭，不是連頑帶笑便過得去的，只說了句：「妹妹，先不要著急，聽我父親慢慢的講。」此外就是張老合褚一官，兩個人早到廂房合公子攀談去了。

安老翁見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來，就掄圓裡碰了這等一個大釘子，生怕卸了場誤了事，只得說道：「姑娘，論理這話我卻不好多言，只是你也莫要錯怪了九公。他的來意，正為著你師生的義氣，我夫妻的深心，不要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，所以才提到這句話。」安老翁這一開口，原想姑娘心高氣傲，不耐煩去詳細領會鄧九公的意思，所以先把他這三句開場話兒作了個「破題兒」，好往下講出個所以然來。

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雲山合安老翁初次相見的姑娘了，才聽安老翁說了這幾句，便說道：「伯父，不必往下再談了，這話我都明白。倒聽我說，人生在世，含情負性，豈同草木無知？自從你我三家在青雲山莊初會，直到如今，一年之久，承伯父母的深恩，我師傅合這褚家姐姐的厚意，那一時、那一事、那個去處、那個情節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，成就我的終身？我便是鐵石心腸，也該知感知情，諸事聽命。無奈我心裡有難以告人的一段苦楚，縱讓伯父母善體人情，一時也體不到此事。今至此，我也不得不說了。想我自從一十六歲才有知識，便遭了紀獻唐那賊為他那賊子紀多文求婚的一樁託事，以至父親持正拒婚，觸惱那賊，壞了性命。我見父親屈含冤，都因我的婚姻而起，我從那日便打了個終身守志永遠不出閨門的主意，好給父親爭這口氣。誰知那紀賊萬惡滔天，既逼死我父親，還放我母女不過，我所以才設法著人送了父親靈柩回京，我自己便帶著母親逃到山東地面。聽說這九公老人家是位年高有德的誠實君子，血性英雄，我才去投奔他，為的是靠他這年紀、聲名，替我女孩兒家作一個證明師傅，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來歷不明。及至得了那座青雲山棲身，我既不能靠著十個指頭趁些銀錢，換些擔柴鬥米；又不肯捨著這條身子作人奴婢，看人眉高眼低——卻叫我把甚麼奉養老母？論我所能的，就是我那把單刀。無法，只得就這條路上我母女苟且圖個生活。及至走了這條路，說不盡的風塵航艱，龍蛇混雜，已就大不是女孩兒家的身分了。縱說我這個心，心無可愧，見得天地鬼神；我這條身子，身未分明，就難免世人議論。因此，我一到青雲山莊，便稟明母親，焚香告天，對天設誓，永不適人。請我母親在我這右臂上點了一點『守宮砂』，好容我單人獨騎夜去明來趁幾文沒主兒的銀錢，供給母親的薪水。這是我明心的實據，並非空口的推辭。此地並無外人，我這師傅是九十歲的人了，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也抵得個生身父母，不妨請看。」姑娘一壁廂說著，一壁廂便把袖子高高的擡起，請大家驗明。果見他那只右胳膊上點著指頂大旋圓必正的一點鮮紅硃砂印記。作怪的是那點硃砂印記深深透入皮肉腠理，憑怎麼樣的擦抹盪洗，也不退一些顏色。

當下鄧九公父女合張太太以至那些僕婦丫鬟看了，都不解是怎生一個講究，只有安老夫妻心裡明白，看著不禁又驚又喜，又疼又愛。

你道他這番驚喜疼愛從何而來？原來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純正，心地光明，雖是埋沒風塵，倒像形蹤詭秘，其實信得及他這朵妙法蓮花，出汗泥而不染，真有個「磨而不磷、涅而不緇」的光景。只是要娶到家來作個媳婦，世上這般雙瞳如豆、一葉迷山的，以至糊塗下人，又有幾個深明大義的呢！心裡未嘗不慮到日後有個人說長道短，眾口難調。只是他二位是一片仁厚心腸，只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兒子，延了安家的宗祀，大處著眼，便不忍吹求到此。如今見姑娘小小年紀，早存了這段苦志深心，他老夫妻更覺出於意料之外，不禁四目相關，點頭贊歎。只這番贊歎，把姑娘個宛轉拒婚的心益發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親張本。這便叫「事由天定，豈在人為」！

閒話少說。卻說玉鳳姑娘證明他那點「守宮砂」，依然放好袖子，褪進手去，對安老翁、安太太說道：「我這番舉動也就如古人的臥薪嚐膽、吞炭漆身一般，原想等終了母親的天年，雪了父親的大恨，我把這口氣也交還太空，便算了了我這生的事業，那時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潔，來去分明，也原諒我這不守閨門是出於萬分無奈，不曾玷辱門庭。不想母親故後，正待去報父仇，也是天不絕人，便遇見你這義重恩深的伯父、伯母合我師傅父女兩人，同心合意，費了無限精神，成全得我何玉鳳禍轉為福，死裡求生，合葬雙親，重歸故土。便是俗語也道得個『貓兒狗兒識溫存』，我何玉鳳那時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，便是不識溫存，不如畜類。所以我才預先說明，到京葬親之後，只求伯父你給我尋座小小的廟兒，近著我父母的墳塋，息影偷生，完成素志。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棲身廟宇這句話，特特的給我父母立了這座家廟，不但我身有所歸，便是我的雙親也神有所托。這是一片良工苦心，這才叫作『義重如山，恩深似海』！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點微勞，也足足的報過來了。至於人世『姻緣』兩字，久已與我何玉鳳無干。便是玉旨綸音，也須原諒個人各有志，更不必再講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。想來伯父母定該可憐我這苦情，不疑我是推卻。」姑娘這段話，說了個知甘苦，近情理，並且說得心平氣和，委屈宛轉，迥不是前番在青雲山那輪理不輪嘴、輪嘴不輪氣的樣子。

要照這等看起來，敢是今日安老夫妻、鄧家父女四人作的這樁事竟大大有些欠斟酌。從來問名納採，古禮昭昭，便是「愛親作親」罷，也得循乎禮法。豈有趁人家有事宗廟的這天，大傢伙子擠在一處，當面鼓對面鑼，就合人家本人兒嘈嘈起說親來的？便是段小說，也就作的無禮，何況是樁實事！然而細按下去，卻也有個道理。

書裡交代過的，安老翁當日的本意，只要保全這位姑娘，給他立命安身，好完他的終身大事。這段姻緣並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。因鄧九公父女一心向熱，定要給公子聯姻，成就這段如花美眷的姻緣。再加上媳婦張金鳳因姑娘當日給他作成這段良緣，奉著這等二位恩勤備至的翁姑，伴著這等一個才貌雙全的夫婿，飲水思源，打算自己當日受了八兩，此時定要還他半斤；他當日種的是瓜，此時斷不肯還他豆子，今生一定要合他花開並蒂，蚌孕雙珠，才得心滿意足。在安老夫妻，也非不知此刻事事給他辦得完全，將他聘到別家才是公心，娶到自家便成私心；轉念一想，既要成全他，到底與其聘到別家，萬一弄得有始無終，莫如娶到我家，轉覺可期一勞永逸。所以才大家意見相同，計議停當，只在今日須是如此如此。

然則他四位之中，如安老翁的學問見識，安太太的精明操持，鄧九公的閱歷，褚大娘子的積伶，豈不深知姑娘的性兒？怎的就肯這等冒冒失失的提將起來？這也有個原故。在鄧家父女一邊，是服定了安老翁了，覺得我這把弟、我那二叔的本領，慢說一個十三妹，就讓捆上十個十三妹，也不怕弄他不轉。在安老夫妻這邊，是見姑娘在青雲山莊經了那番開導，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溫存，到京裡更經了一年作養，近來看姑娘那舉止言談，早把冷森森的一團秋氣化成了和靄靄的滿面春風，認定了姑娘是個性情中人，所以也把性情來感動他，給他父母安葬，便叫公子扶襯代勞；給他父母立祠，也叫公子捧主代勞。料想他性動情移，斷無不肯俯就之理。再經鄧九公年高有德，出來作這個大媒，姑娘縱然不便一諾千金，一定是兩心相印。到了兩心相印，止要姑娘眼皮兒一低，腮頰兒一熱，含羞不語，這門親事就算定規了。至於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因他父親為他的姻事含冤負屈，焚香告天，臂上點了「守宮砂」，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個隱情，便是佟舅太太合他同牀睡了將及一年，他的乳母丫鬟貼身服侍他更衣洗浴，尚且不知，這安

老夫妻、鄧家父女四位怎的曉得？所以弄到這邊鄧老頭兒才拿起那把冰斧來，一斧子就碰在釘子上，捲了刃了！那邊安老先生見風頭不順，正待破釜沉舟講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，將作了個「破題兒」，又早被姑娘接過話來，滔滔不斷的一套，把他四位湊起來二百多周兒、商量的將及一年的一個透鮮的招兒，說了個隔腸如見！

安老爺聽罷，心裡暗道：「這姑娘的見解雖說愚忠愚孝，其實可敬可憐。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場中，斷無中止的理。治病尋源，他這病源全在痛親而不知慰親，守志而不知繼志，所以才把個見識弄左了。要不急脈緩受，且把鄧翁的話撇開，先治他這個病源，只怕越說越左。」因向姑娘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這片至誠，我卻影響不知，無怪你方才拒絕九公，如今九公這話且作緩商。但是你這番舉動，雖不失兒女孝心，卻不合倫常正理。《經》云：『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坤定而後地平天成；女大須嫁，男大須婚，男女別而後夫義婦順。』這是大聖大賢的大經大法，不同那愚夫愚婦的愚孝愚忠。何況古人明明道著個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又道『女子』從人者也。你這永不適人的主見，我竊以為斷斷不可。你是個名門閨秀，也曾讀過詩書，你只就史鑿上幾個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，講孝女，如漢淳於意的女兒緹縈上書救父，鄭義宗的妻子盧氏冒刃衛姑；講賢女，如晉陶侃的母親湛氏截發留賓，周覬的母親李氏是具饌供客；講烈女，如韓重成的女兒玖英保身投冀，張叔明的妹子陳仲婦遇賊投崖；講節女，如五代時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斷臂，季漢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；講才女，如漢班固的妻子曹大家續成《漢》史，蔡邕的女兒文姬謄寫賜書；講杰女，如韓夫人的助夫破虜，木蘭的代父從軍，以至戴良之女練裳竹箭，梁鴻之妻裙布荊釵，也稱得個賢女。這班人，才、德、賢、孝、節、烈、智、勇，無般不有，只不曾聽見個父死含冤終身不嫁的。這是甚麼原故？也不過為著倫常所關，必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三綱不絕，才得高、曾、祖、父、身、子、孫、曾、玄九倫不顛。假若永不適人，豈不先於倫常有礙？」安老爺這一套老道學話兒，算起楞見線，四方到盡頭兒了。無論你怎的笑他迂腐，要駁他，卻一個字駁他不到。

姑娘一聽，也知安老爺是一團化解自己的意思，無如他的主意是拿了個老道，轉毫不用一絲盛氣凌人，只淡淡的笑道：「伯父講的這些話，怎生不曾聽得這班人以前又有一班人作過這些事？想也是從他作起。這永不適人便從我何玉鳳作起，又有何不可？」

列公，我說書的曾經聽見老輩說過一句閱歷話，道是：「越是京城首善之地，越不出息人。」只看這位姑娘，才在北京城住了幾天兒，不是他從前那「丁是丁卯是卯」的行徑，已經學會了皮子了。豈知眼前這樁事他只顧一關皮子，可只怕安老爺就難免受窄！

話休絮煩。卻說安老爺料著姑娘不受這話，定有一番雄辯高談，看他怎的說法，再合他說到本地風光，設法擒題。不想姑娘鬧了個皮子，薦薦兒的受了。自己倒出乎意外，一時抓不著話岔兒。

鄧九公旁邊一看，急了。你道他因甚的著急？他此來本是一片血心，這頭兒要衛顧把弟，那頭兒要成全徒弟，再不料一開口先受了那麼幾句厥話，鬧了個兩頭兒都對不住，算是栽了個懸樑子的大筋斗。這一栽，他覺得比當日在人輪子裡栽在海馬週三跟前還露著何啻！只羞得他那張老臉紫裡透紅，紅裡透紫，兩眼圓睜，滿頭大汗，把帽子往上推了一推，兩隻手不住的往下擄汗。及至聽安老爺接上話了，料著安老爺定有幾句吃緊的話問得住姑娘，不想安老爺不過是合他鬧了會子「之乎者也」，倒背了有大半本《列女傳》，漸漸的話有些釘不住。姑娘大不是前番青雲山的樣子了，再照這麼鬧會子文謔譎，這事不散了嗎？因此他不容安老爺往下分說，便向玉鳳姑娘道：「姑娘，你這話不是這麼說。俗語說的好：『在家從父，嫁從夫。』是個娘兒們，沒說一輩子不出嫁的。再說，這樁事也不是一天兒半天兒的話了，我實告訴你說罷。」

說著，他便把他合安老爺當日筆談的那天，他女兒怎的忽然提親，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，安老爺怎的料定姑娘不肯，恐致誤事，攔他先且莫提起，等姑娘回京服滿之後再看機會的話，一直說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來作媒，向玉鳳姑娘告訴了一遍。告訴完了，重新又叫聲「姑娘」，說：「你瞧，憑他怎麼樣，師傅比你曬日頭腸兒、看三星兒，也多經了七十多年了，師傅的話沒錯的。無論你當日對天焚香起的是甚麼重誓，都應在師傅身上了，你說好不好？你只依著師傅這話，就算給師傅圓上這個臉了。」一段話，說了個亂糟糟，驢唇不對馬嘴，更來的不著要，把個褚大娘子急得搓手，忙攔他說：「你老人家不要著急，這可是急不來的事，事款則圓。」饒是那等攔他，他還是把一肚子話可桶兒的都倒出來！

玉鳳姑娘一聽，心裡一想：「照這話說起來，這又不是青雲山假西賓的樣子，我索興被他們當面裝了去了嗎？看這局面，連張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也通同一氣。別人猶可，我只恨張金鳳這小人兒，沒良心！當日我在深山古廟給他聯姻，我是何等開心見誠的待他；今日的事怎的他連個信兒也不先透給我？更可氣的是我那乾娘，跟了我將及一年，時刻不離，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，剩了我一個人兒，叫我合他們怎生打這個交道？」心裡越想越氣，才待要翻，又轉念一想：「使不得。便算是他們都是有心算計我，人家安伯父、安伯母二位老人家，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護送回鄉，況且我父親的靈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墳上，守護了這幾年，難道他從那時候就算計我來著不成？何況人家為我父母立塋安葬，蓋祠奉祀，這是何等恩情！豈可一筆抹倒？就是我這師傅，不辭年高路遠，拖男帶女而來，他也是為好。更何況今日我既有了這座祠堂，這裡便是我的家了，自我無禮斷斷不可。還用好言合他們講禮，憑他萬語千言，只買不轉我一個『不』就結了！」

姑娘主意已定，他便把一臉怒容強變作一團冷笑，向鄧九公道：「師傅，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顧你的臉面，不知顧我的心跡？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強。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話，豈不是萬人駁不動的大道理？但是，一個人存了這片心，說了這句話，豈可絲毫搖動？假如我這心、我這話可以搖動，當日我救這位公子的時候，在悅來店也曾合他共坐長談，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更深獨對，那時我便學來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，自訂終身，又誰來管我？我為甚麼把個眼前姻緣雙手送給個萍水相逢素昧平生的張金鳳？只這一節，便是我提筆畫押的一件親供，眾人自有目共照的一面鏡子。師傅，你就不必再絮叨了。」鄧九公道：「照姑娘你這麼說起來，我們爺兒們今日大遠的跑了來幹甚麼來了？」老頭兒這話來的更乏！」

書裡表過的，這鄧九公雖是粗豪，卻也是個久經大敵的老手，怎生會說出這等一句沒氣力的話來？原來他心裡還憋著一樁事：他此來打算說成了姑娘這樁好事，還有一分闊禮幫箱，此時憋在心裡密而不宣，要等親事說成，當面一送，作這麼大大的一個好看兒。不想這話越說越遠，就急出他這句乏的來了。

姑娘聽了這話，倒不見怪，只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今日算來看我，我也領情；算為我父母的事，我更領情；要說為方才這句話來的，我不但不領情，還要怪你老人家的大錯！」鄧九公哈哈大笑道：「師傅又錯了？師傅錯了，你薈師傅的鬍子好不好？」姑娘道：「我這話從何說起呢？你老人家合我相處，到底比我這伯父、伯母在先，吃緊的地方兒，你老人家不幫我說話兒罷了，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來？這豈不大錯？再說，今日這局面，也不是說這話的日子，怎麼就把你老人家急得這樣『軟此軟遵』，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？你老人家也該想想，便是不曾有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節事，這話先有五不可行。」

褚大娘子才要答話，安老爺是聽了半日，好容易捉著姑娘一個縫子，可不撒手了。連忙問道：「姑娘，你道是那膩不可行？」姑娘道：「第一，無父母之命，不可行；第二，無媒妁之言，不可行；第三無庚帖，四無紅定，更不可行；到了第五，我伶仃一身，寄人籬下，沒有寸絲片紙的賠送，尤其不可行。縱說五件都有，這話向我一個立誓永不適人的人來說，正是合金剛讓座，對石佛談禪，再也休想弄得圓通。說得明白了！」

安老爺道：「姑娘，你須知那金剛也有個不忍，石佛也有時點頭。何況你說的這五樁，樁樁皆有。」因指著他父母的神龕道：「你看，這豈不是你父母之命？」又指著鄧家父女合張親家太太道：「你看，這豈不是你媒妁之言？你要問你的庚帖，只問我老夫妻。你要問你的紅定，卻只問你的父母。至於賠送，姑娘，你有的不多，卻也不到得並無寸絲片紙，待我來說與你聽。」

安老爺這話就如對策一樣，才不過作了個策帽兒，還不曾一條條對起來呢。姑娘聽了，先就有些不耐煩。鄧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：「好哇！好哇！我看姑娘這還說甚麼！」安太太恐姑娘著惱，便拉著他的手說：「不要著急，慢慢的說著，就有個頭緒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正是這話。好妹子，你只記著我當日合你說的『老家兒說話再沒錯的』那句話，還是老家兒怎麼說咱們怎麼依著。」

姑娘一看這光景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是要「齊下虎牢關」的來派了。他倒也不著惱，也不動氣，倒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伯父不必講了。你二位老人家從五更頭鬧到此時，也該乏了。我師傅合褚大姐姐大遠的跑到這裡，也著實辛苦了。竟請伯父、張親家爹陪了我師傅合褚大姐姐夫前邊坐去，我同伯母合媽媽也陪了褚大姐姐到廂房說些閒話。你我大家離了這個所在，揭過這篇兒去，方才的話再也休提。如不見諒，我抄總兒說一句：泰山可撼，北斗可移，我這條心、這句話，斷不能改！我言盡於此，更不再談。憑著大家萬語千言，卻莫怪我不答一字。」說著，只見他退了兩步，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說的那光景，把小眼皮兒一搭撒，小臉兒一括搭，小腮幫子兒一鼓，抄著兩隻手在桌兒邊一靠，憑你是誰，憑你是怎樣合他說著，再也休想他開一開口。這事可糟了！糟狠了！糟的沒底兒了！

列公，你道「兩好並一好，愛親才作親」，「一家不成，兩家現在」，何至於就糟到如此？原來今日這椿事果然說成，不是還有個十天八天三月兩月的耽擱。只因安老爺一愁姑娘難於說話，二愁姑娘夜長夢多，果然一言為定，那問名、納採、行聘、送妝，都在今日這一天，只在今日酉時，陰陽不將，天月二德，便要迎娶過門了。此刻這裡雖是這等一個清淨壇場，前頭早已結彩懸燈，排筵設宴，吹鼓手、廚茶房，以致儂相伴娘，家人僕婦，一個個擦拳磨掌，吊膽提心的，只等姑娘一句話應了聲，立刻就要鼓樂喧天，歡聲匝地，連那頂八人猩紅喜轎早已亮在前面正房當院子了。安老爺、安太太雖不曾請得外客，也有好幾位得意門生，同心至好，以至近些的親友本家，都衣冠齊楚的在前邊張羅，候著駕喜。不想姑娘這個當兒拿出那老不言語的看家本事來，請問這一咕嚕串兒，叫安老爺一家怎生見人？鄧、褚兩家怎的回去？便是張老夫子那逢出朝頂、見廟磕頭，合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齋，那天才是個了願？至於安公子，空吧嗒了幾個月，今日之下，把只煮熟的鴨子飛了，又叫張金鳳怎的對他的玉郎？又叫何玉鳳此後怎的往下再處？你道糟也不糟？此猶其小焉者也。便是我說書的說到這裡，就算二十五回團圓了，聽書的又如何肯善罷干休？那可就叫作整本的《繡像傳》，還講甚麼《兒女英雄傳》呢？

列公，不須焦躁。你只看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領，豈有想不到這裡、不防這一著的理？然則他何不一開口就照在青雲山口似懸河的那派談鋒，也不愁那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，怎的又合他皮松肉緊的談了會子道學，又指東說西的打了會子悶葫蘆呢？這便叫作「逞游談，易；發莊論，難」。當日在青雲山，是先要籠絡住這姑娘，不得不用些權術；今日在此地，是定要成全這姑娘，不能不純用正經。既講到舍權用經，凡一切談諧話、優俳話、譬喻話、影射話，都用不著。

再說，安老爺本是個端方厚重的長者，少一時，坐在堂前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，一片慈祥，雖望著姑娘心回意轉，卻絕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詞窮，他心裡卻早有了個成算。及至見姑娘話完告退，不則一聲，老爺便兩眼望著太太道：「太太，聽了，姑娘終改不了這本來至性。你我倒枉用了這番妄想癡心，這便怎樣才好？」安太太似笑非笑似歎非歎的應了一聲，老夫子兩個四隻眼睛一齊望著媳婦張金鳳。

張金鳳見公婆遞過眼色來，便越眾出班的道：「今日這事，算我家一樁大事，公婆、父母都在前頭，再說九公合褚大姐姐是客，又專為這事而來，卻沒媳婦說話的分兒。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兒，我知道，他但是肯，不用人求他；果然不肯，求也無益。公公不必往下再說了，竟依著我姐姐的話，真個陪九公到前頭坐去。讓媳婦問問姐姐，或者我姐姐還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，說不出的私話，也不可。我們女孩對女孩兒，沒個礙口難說的，只怕倒說的到一處。便是婆婆合媽媽在這裡陪著褚大姐姐，正好談談這一年不見的閒話兒，也不必費心勞神。這事竟全責成在媳婦身上。公婆想著如何？」

安太太先就說：「你小人兒家可有多大能耐呢？要作這麼大事，你能嗎？」安老爺搖著頭道：「媳婦，你看我兩個老人家處在這要進不能、要退不可的去處，得你來接過我們這個擔子去，我們豈不願意？但是這椿事的任大貴重，你卻比不得我同九公。我兩個作不成，大家不過說一句這事想的仔細，作的週全；你一個作不成，有等知道的，道是你姐姐深心執性，有等不知道的，還道是你本就不曾盡心，不曾著力，有心敗事，無意成功。倘被親友中傳說開去，你小小年紀，這個名兒卻怎生擔得起？」他翁媳兩個這陣真話兒假說著，假話兒真說著，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釘子，也不知是那燕北閒人因張金鳳從第七回出名，直到第二十五回，雖是逐回的露面登場，總不曾作到他的正傳文章，寫得他出色。

如今且不去管他。再說何玉鳳先聽得張姑娘說他但是肯的不必人求，果然不肯求也無益，不覺暗喜，道：「到底還是他知道我些甘苦。」及至聽他說到也不勞公婆父母，也不用褚家大娘，只把這事實成在他身上這些話，姑娘又不禁轉喜為怒起來，暗道：「好個小金鳳兒！難道連你也要合我嘍啾啾不成？果然如此，可算你『猴兒拉稀——小人兒壞了腸子』了！」

「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罷，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，我也顧不得那叫情，那叫義，我要不起根發腳把你我從能仁寺見面起的情由，都給你當著人抖擻出來，問你個白瞪白瞪的，我就白闖出個十三妹來了！」想罷，依然坐在那裡，一聲兒不哼。

張金鳳分明看見姑娘那番神情，只不在意。他依然答應公婆道：「媳婦豈不知公婆這層憐惜媳婦的心！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合姐姐說，姐姐不容說；公婆合姐姐說，姐姐又不容說；我爹媽在此，更不能說；倒有個能說會道的舅母呢，今日偏又不在這裡。媳婦若再袖手旁觀，難道真個的今日這椿事就這等罷了不成？慢說媳婦受些冤枉談論，便觸惱了姐姐，隨姐姐怎樣，媳婦也甘心情願。公公只管安坐前廳靜聽消息，讓媳婦這裡求姐姐，磨姐姐，央及姐姐。幸而說得成，不敢領公婆的賞賜；萬一說不成，再受公婆的責罰。」安老爺聽到這裡，只合太太說了聲：「太太，我們也只得如此。」說完，拉了鄧九公，頭也不回竟自去了。

何玉鳳看了，越越越氣。他在那裡梗梗著個小脖子，撐著兩個小鼻翅兒，挺著腰板兒，雙手扶定克膝蓋兒，扒馬橫槍。只等張金鳳過來說話，打算等他一開口，先給他個下馬威。那知人家更不過來。只見他站在那地向那群婆兒丫頭說道：「你們是聽住了熱鬧兒了？瞧瞧，褚大姑奶奶合二位太太的茶也不知道換一換，煙也不裝一袋，也這麼給姑娘熱熱的倒碗茶來！」

眾人聽了，忙著分頭去倒茶。倒了茶來，他便先端了一碗，親自捧到姑娘跟前，說：「姐姐，喝點兒茶。」姑娘欲待不理，想了想，這是在自己家祠堂裡，禮上真寫不過去，沒奈何，站起身來，乾了人家一句，說了六個大字，道是：「多禮！我不敢當！」張金鳳也只作個不理會，回身便給褚大娘子裝了袋煙。褚大娘子道：「妹子，請坐罷，怎麼只是勞動起你來了？」張金鳳笑道：「我到你家你怎麼服侍我來著呢？」說著，又給婆婆遞了袋煙。

安太太一手接煙袋，只揚著臉皺著眉望著他長出氣。張姑娘但低頭微笑，然後才給他母親裝煙。到了給他母親裝煙，他卻不是照那等抽著了用小絹子擦乾淨了煙袋嘴兒，閃著身子，把煙袋鍋兒順在左邊，煙袋嘴兒讓在右邊兒，折胸伏背的那等遞法兒了。他裝好了煙，卻用左手拿著煙袋，右手拿著香火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自己點罷。」原故並不是他鬧姑奶奶脾氣，親家太太那根煙袋實在又辣又臭，惡歹子難抽。只見那張太太愁眉苦眼的向他道：「姑奶奶，你別鬧了。你瞧，這還有甚麼心腸抽這煙呢？」張金鳳道：「媽不吃會子煙，這親就說成了？就讓你老人家再許三百六十天的不動煙火，不成還是不成啊！」說的褚大娘子合安太太掩口而笑。姑娘聽了益發不受用。

又聽安太太吩咐道：「你們也給你大奶奶裝袋煙兒。」因合張金鳳道：「你有甚麼話，只管坐在那裡合姐姐說。」張金鳳答應一聲，過去便挨著玉鳳姑娘坐好。恰好華嬾嬾送上一碗茶來，張姑娘接過茶來，一壁廂喝著，一壁廂目不轉睛的只看著那碗裡的茶，想主意。一時喝完了茶，柳條兒又裝上煙來，因見太太在上面坐著，他便隱著煙袋，遞給他家大奶奶。張姑娘接過來，不敢當著婆婆公然就啣煙兒，便順在身旁，回過頭去抽了兩口，又扭著頭噴淨了口裡的煙，便把煙袋遞給跟人，暗暗的搖頭說：「不要了。」從來造就人材是天下第一件難事，不懂一個北村裡的怯閨女，怎的到了安太太手裡才得一年，就會把他調理到如此！

卻說張姑娘正待說話，只聽婆婆那裡吩咐晉升女人道：「你告訴院子裡聽差的那幾個小廝，此時無事，先叫他們出去，等用著再叫。他們那裡是聽差？都貪著聽熱鬧兒呢。就連你們也可以換替著在這裡伺候。那供桌上的蠟盡了，先不用換呢。」大家答應了一聲，忙去傳話。

張姑娘這才把身子向玉鳳姑娘斜靠著坐了，未從開口，先和容悅色低聲下氣的叫了聲：「姐姐。」只見姑娘把眼皮兒往上一閃，冰冷的一副面孔，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只這第一句，這親就不像個說的成的樣子。張金鳳道：「姐姐，我可敢『怎麼樣』呢！我只勸姐姐先消消氣兒，妹子另有幾句肺腑之談，要合姐姐從長細講。」這正是：

千紅萬紫著花未，先聽鶯聲上柳條。

要知那張金鳳合何玉鳳怎的個開談，這親事到底說得成也不成，下回書交代。